



13
1787
49



門 4 3
號 1787
卷 49



齒內外漱煉津液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觀納心丹田調息漱
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丹田中須用精
猛令津與氣谷谷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九九閉息
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及膝下腰脊間皆令
熱徹次以兩手摩髮際而耳頂皆令極熱仍按捏
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卧熱寢分明

大寒大熱大風大雨大霧大雷日月薄蝕星辰之下神佛之前

更忌元旦三元五臘每月朔望庚申本命春秋二分二社五月

九毒日五月內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每月二十八日

人神在陰四月十月純陰用事皆不可犯否則損神不惟父母

受傷生子亦不仁不孝戒之戒之

或問抱朴子曰傷生者豈非色慾之間乎曰然長生之要其在

房中上士知之可以延年祛病其次不以自伐下愚縱慾必損

壽也故古人恒有節度二十歲以前二日復二十歲以後三日

復三十歲以後五日復四十歲以後十日復五十歲以後一月復六十歲以後五箇月方復六十四歲真精閉蓋時加樽節保惜真元以為身命之主不然雖勤於吐納導引藥餌之術而根本不固終無益也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一物不芥蒂於心真是學佛作家某謂景

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交爭之時尤損人矣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古今名齋鄺子元翰林補外不得賜還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或曰真空寺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榮華富貴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三者妄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惑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

容或成霄霖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論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趙公昂脉逢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仙之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真炁於臍下良因此也丹田內有神龜呼吸真氣非口鼻之呼吸也口鼻只是呼吸之門戶丹田

為氣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臍下一寸三分

者謂仰卧而取之入囊又一十三分者為是即腎間

通真契玄篇云心為真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真氣瀉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母故上田為採藥之處江慎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逆為丹母順成人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為元氣逆歸氣穴為丹母產玄珠而為仙為聖順則流元精於膀胱則淫而為子矣據二論可見上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云以襲氣母楚詞云母滑爾魂已也兮彼鉛下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時存虛也以待時至之兮母為之先二十七字括盡冊書可見恭同悟真之說由來遠矣前此莊子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
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為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有卧禪之旨要
之心念不起則行卧之間俱是坐也

諸天日月為飛精諸洞日月為伏根人間日月為明輪若吞明
輪者為仙蓋服日月光華各有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

之地乃日月所出之門戶地祇於此日望迎送鬱儀結璘之神
憲章錄洪武二十五年冬上患熱病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

尊者及周顛仙進藥一曰温凉藥二斤一曰温凉石一塊其方
用金盤盛藥石磨藥注之
沉香盡味若苜蒲尋愈

桃康乃腎神蓋宜懲忿窒慾惜精愛氣為一身之主性命之根
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康在臍內

黃庭經或精或胎別攷方概
核合延生華男女週尤有

人以心為天腎為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
里神風橐籥故天地相鎮人以真氣運動故身體長寧三部八

景自尾閭至百會三節為一關三八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氣
黃庭經紫煙上下三素雲灌澆五華植靈根七液洞流衝廬間
迴紫抱黃入丹田紫煙日精之炁存見三丹田中上下俱有白
氣流通一體素雲之氣在口為玉液存咽之以灌五臟之英華
植生靈根脾氣黃目氣紫七竅之液上下洞流抱黃迴紫出入
呼吸俱
入丹田

人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寢窺見其額上有日如錢大光耀人席
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玲玲如金石晁文元自記嘗聞

靈響疑然聽之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日有一點圓光
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它見一屬自見

桃康注丹田下神名林康主男女
精胎能週通三田成九神之氣

其玄機則一也圓大士贊有側耳蒼巖揚目見月屈膺支頤人
空境絕之句皆可為修行師印泗州僧伽頭有一孔以紫雲

鬼神有性無命草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惟人能全之性

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蓋海或問人身背為陽腹為陰何也曰

此合天地之義也背在後以應北地子

位陽生於子之象腹在前以應南午位陰生於午之象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道最貴為人者何不順時

養元陽而收真氣即真氣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

在腎元氣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續博物志

生葱二月勿食小蒜四月勿食大蒜五月勿食韭六月七月勿食

食菜菔成血痢八月九月勿食薑并肝心肺十月勿食椒十

月十二月勿食載甲之物并脾胃

北方正氣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

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

自肝傳心自心傳肺自肺傳腎為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

閭起下關至中關中關至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為

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陽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沉

相見於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為紫河車也故車

行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氣中暗藏真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

者詳矣

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

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

之往復故曰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心之見於內為脉見於外為色以舌為門戶受腎之制伏腎之

見於內為骨見於外為髮以兩耳為門戶受脾之制伏肝之見於內為筋見於外為爪以眼目為門戶受肺之制伏脾之見於內為膚見於外為毛以鼻穴為門戶受心之制伏脾之見於內為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為肉以唇口為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人之五行相生相剋而為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淫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續博物志聖梅主津食不隨淚此五發此五夜之自內至也

人未受生芴芴之間是為太易變而有氣是為太初氣變而成

形是為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化是為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

形十月完足是為太極

蔡李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為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

獨自宿軟枕頭睡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訣也馮翊冠朝事希夷得睡訣

崔畧劉垂範往渴聞勸靜之聲雄美可聽曰冠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云希夷之睡乃五龍蟄龍所授也王荆公善睡夏月嘗方枕云睡又氣蒸則轉一方冷處杜牧有睡癖夏侯隱錦鞋仙宰子書寢寢白註論語作畫字侯白隋人善滑楷嘗著啓顏錄意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當作畫寢

身譬宅也神譬身卷成元氣炯然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如

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

耳目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為七返連下二竅俱返為九還可

補金火之論

李旼患瘧見張乖崖公公曰病中得移心法否但秉此心如對

君父久之自愈移心之語奇哉人能專心致志常觀正念如捕

鼠之猫如拒狗之龜久之自然五蘊皆空一真獨露矣玉露禪

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有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見形神元不相礙則自然超越矣

蟻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蟻螂精神聚會處但假真

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蟻螂化去心也神活所謂脫胎也此

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若不達此機竅只去後天渣

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黑中取白為丹母

儒教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等順也玄教含眼光抑鼻息滅舌

意等逆也釋教不住色聲相尋順逆俱忘也 入定觀音讚世

間種種音聲相眾以耳聽非目觀惟此大士眼能觀瞬目諦觀

為佛事於眼境界無所取眼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

六根互顯如是義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當以此

觀如是觀取為實法成妄想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迷惑失本

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立顯

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

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老學庵青城山上官道人託病曾予常

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

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

叩之則已復言音笑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

而上目鼻耳皆兩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

三畫陽合成泰卦也蠡海錄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通於口大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曰人中

楊大年臨卒戒家人云吾頂赤跌坐汝輩勿哭驚吾既而果然釋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絕慾則賢不漏精靜默則心不失神定息則肺能安魄簡視則肝能育魂疑思則脾能安意黃中通理保合太和精神魂魄意聚而為一是攢簇五行其氣上朝泥丸是為朝真然後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卷氣黑帝通血黃帝中主萬神敢越

初閑煉精化氣念住中閑煉氣化神息住上閑煉神還虛神住人喫五穀化為陰精精純陽之物也因何有邪淫心蓋不曾煅煉此物作怪又喚三尸九虫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風吹動其

中真火陽氣上騰薰蒸開化為真氣燒得裡面神號鬼哭將除

魔消散那有睡來黃庭經取津玄膺入明堂注咽液之道必自玄膺下入喉龍一名重樓重樓之下為明堂

明堂之下為丹田此中即也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裡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

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丹田常飲月華保於腦戶腦戶者泥丸上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氣保之下田腎宮氣海也屬陰故

使太陽精氣保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藏其精

王龍溪云慈湖有不起意之說或以為滅意之說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為不起惡意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為至善起即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為義襲

內典有空假中三輪觀法靜即空觀動即假觀動靜交即中觀
吾儒亦有取焉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以各安分量或動
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交泰

良知宗旨從一念入微處者察乃是入聖直機世間象條多在
識上承領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智也目能別色
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爲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
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爲智變識爲智非是去識
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爲所引天聰明也是爲默識
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也

玄異

周語有神降於莘內史過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

和其德足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
怨故神明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
邪淫佚荒怠蠱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
貳神明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
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
於聆隊商之興也禱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
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神明之志也左或
有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殺段也果然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乃止
莊子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諛詒爲病齊士有皇子告敖曰沈
有履窺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鮪蟹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岑山有夔野

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其狀若何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若輶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聳雷霆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霸桓公輒然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續博物志山蕭一名山

一名山路一名淮甸一名暉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犯者役虎害人燒人廬舍昔值洪水食姚王汪三姓其姓也

世說嵇中山散常於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

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視久乃吹火滅

曰恥與魑魅爭光佛傳行山中嘗有外夜現怪佛曰山鬼力量有限老僧應答無窮

阮瞻咸之子嘗作無鬼論忽有一客來坐議論風生以為有鬼瞻

以為無鬼爭論不已客言吾即鬼也於是不見常皇鸚鵡舍利塔女媧蛇軀以

嗣帝中行鳥身而建侯其誰曰語怪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

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詞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繡占今總驗

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姬曰此東數

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士輔也士衡由此

達玄理幽明錄王嗣輔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

少何輕穿文鑿句而妄說謂老子耶極有念色言竟便退嗣輔心生畏惡遇厲疾卒

搜神記段孝直漢景帝時為長安令所乘馱駝馬日行五百里

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姻每索之直蒼曰亡考所乘之馬不忍

捨之緯密構孝直受賄下獄使人告妻曰但將紙三百張筆十

管置五挺安我墓裡我自申理葬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群臣

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監

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尋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疵
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
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
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一一條奏請訖忽然不見手詔收梁緯
付獄勘結事事不虛將緯至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
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誅生人

涇之北穡人李德用有二盜踰墻而入德用不敢支吾一子名
阿七甫六歲因叫有賊應我而斃廬外有二紫驢亦為攘去遲
明村人共商捕逐之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我死自是我命
所痛者永訣父家耳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附耳
告之名氏洎麥秋德用有麥半頃為二牛蹊踐繫之待牛主償

麥里中共往視之曰此非左側人之素畜也俄有二客至曰我
牛也請酌價而歸我得買牛契書乃紫色驢交換者德用即悟
七所言及詢姓名皆如所報因即縛之曰汝去冬射殺我子也
二盜相顧不復隱

建安中南陽賈偁字文合病卒亡有吏將詣太山同召男女數
十人司命閔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賈文合來何以召此人促
遣去行至郭門外一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為誰女曰我三
河人也父見為易陽令昨錯召來今得遣去文合將驗其事遂
至易陽問其令則女父也見之因問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亡而
生耶令曰然文合具說本末令入問女與文合同令大驚以女
配文合

樂善錄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甚綱緝曰我不幸死汝
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數年鄭感疾與陸對父母復甲

陸竟快資改適魯曹二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卒按書窺前夫筆
物也末云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陸媿駭未
幸

顧况戴氏廣異記序子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
有不知神有不測禱杙爲黃熊彭生爲大承養弘爲碧舒女爲
泉牛哀爲虎黃母爲龜君子爲猿鵠小人爲虫沙武都婦人化
爲男成都男子化爲女周姁寤墓十載却活羸謀暴市六日而
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
者青鳥之象冢墓白澤之窮神奸姦之命變以和神湯之問革
以語怪音聞曹壁形鏤夏鼎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雅川
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其中神異碩君之真誥
周氏之真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異之錄襄陽之耆舊楚

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記

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然無窮國朝燕

梁四公傳唐臨真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恠志趙自勤定

命錄至如李康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君字幽頤最深

此書二十卷蓋十餘萬言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

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喻

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聞遂有詔令置道

場 禮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解象長江中

至今亦無它異

孔氏志怪盧克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因獵逐獐見一

里門如府舍入見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

耳克父亡時雖少然已見父手迹便歛歎無辭崔勅女郎莊嚴

共拜三日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若生男當以相還至家家人

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兒共載女抱兒還克與金盃詩曰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不悟陰陽運哲人抱來儀何以贈余親金盃可娛兒云云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問兒誰是汝父竟就克懷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克賣盃一老婢問其由歸報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親家痛之贈一黃金盃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兒成遂為令器字温休歷二千石皆著績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荅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士龍失色已出戶謂兄曰何至於此彼容不相知也正色曰我

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字乃敢爾商隱祭楊郎中陶貞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頑仙

不知

江表錄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纔十六七許異之以告蒲津戍將宇文顯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中見其容貌姝美欲逼幸之而色甚難曰我天女也暫降人間耳帝令左右擁抱聲如鍾磬復化為虹而上天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叅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眾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

朱子語錄季沈寓京師一日忽一轎至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

儀度甚美入沈房久然後出衆訝問之沈曰亦是云某前程事何足深信詰之乃曰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公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余至一廟出門見馬隻耳後元珍除城州亦亦除夷陵令一日與元同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相視大驚

筆談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余

群從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講常學誦揭帝呪都未見人

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

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為

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揚樂

道侍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

日前曾夢揚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

也後數年果為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卒

彭蠡小龍頭異至事最著顯亭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海而南自龍舟即有一小蛇登船師執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使耳

主典者以黎嘉薦之詎伏其中船乘便風且掉數百里未嘗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遂乃附一商人船而南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論洞庭而南也

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忽有一蛇躍祝肩王遣龍君至矣其重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問首如龜不類蛇首也

異聞錄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常化形為青蛇人目為大青小青政和間李祐為帥不肯致謁白晝視事霹靂一聲有小或匣與被皆穿開視印已亡矣乃詣廟控懇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匣處開匣印在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

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震雷有字在

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

字內今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

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為一火耳代醉元豐八年太史奏熒惑守心道士王

太初奏章大乙宮至九天門下有傳上帝之命曰已付南度使者告行太初問為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京師大大技襄三十二年或叫於宋太廟曰謬謬出出鳥鳴臺社如曰謬謬甲午宋災謬謬豈南度而為妖乎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子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數白黑棋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棊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中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不知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一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耳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

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文昌雜錄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至第中

具飲其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過賦稿何至

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答曰他日若

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焚

故書必毀而燔之蓋可信也今吏部尚書許昌馬公夢見嘗言始仕八蕃時乘傳至一驛驛吏語

今夕晚矣馬絆出江上不可行公不省亟行未三四十里月微明明朝觀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腥風浪襲人三更至前驛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此乃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所敗齊諧志怪而畧此

墨莊漫錄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祐自幼警敏明悟過人文正

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九虜情機事皆預遙知

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

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

可談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

乳多瘳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家物以出男魃竊外

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善醫每貴人求治病必重誅求之最愛黃

庭堅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之魯直語朝士初和甫於予正

是一男旱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對云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注博物志天門郡有幽山峻谷經過者如飛仙名仙谷好事者浴此谷往往得夫有一人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大復飛去蓋前後失人皆瘳氣所翕也

郭彖睽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

以避之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

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

真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人投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

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泊宅編范迪簡南劔州人起白屋至卿監其居地名黯淡

難初買宅云有怪使健僕宿堂庶伺之見一物人首而蛇身諸僕逐以布被楚之急縛就身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馮氏山齊禱錄海神名馬街一角而龍形江神名奇相東海神

名禺强北海神名禺京南方神名延維驕山神名蠱園岐山神

名洪羅村留神渭水便民橋神也摩醯首羅扶南國神也子隆

甲子神名也呼之入水不溺執明甲戌神名也呼之入火不燒

慶忌水精也彭侯木精秦逢吉神也如人面虎尾居和山五曲

出入有光耕父居清冷之淵見則其國敗語忘敬遺治產鬼名

臨產呼之吉惡祈居火神也婆瘦風神也

博物志補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畧云廬陵巫王萬里

以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藤
 篇聞聲外悲嘯聲落視莫有所見翌日晝復哭於門弼語之曰
 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冤將報復乎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
 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萬里一
 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兒年月日祭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
 反接手于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豎眼舌鼻耳之屬粉之
 為塊呪劫精魂使附於紙形為奴稍怠則以針刺不勝痛若昨
 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心不忍也君為兒白諸語訖
 鳴咽時在弼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於縣急捕萬里與月父
 反覆鞫鞠仍錄其行橐得有印符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
 泣言曰我為耿頑童我為李延奴其冤與月西類望君亦白之

按其事逮頑童之父德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為巫

者一姓劉一姓鄭三鬼遂終依於弼洪武四年十二月有司誤

謂弼有異術貢於朝 太祖賜以衣服遣還

鷄林子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人負娘以疾逝後二
 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
 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
 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
 隱次日告親友發塚開棺見尸如故有一兒坐其傍舉而視之
 笑語俱人因携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曰鬼
 戶

龍州河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忽有妓女數人
 執樂器遊於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禱曰妾侍久為
 土地祠樂妓乞為誦法華經迴向則可藉
 以往生數日又有如前禱者亦為誦

餘冬錄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正史又金光明經諸佛嘗說實話不妄語故出廣長舌能覆於面覆部州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然則公度所見者是耶

狐樹哀談湯和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

曰子勿殺人吾指子欲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

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帥也至今祠之令謙字啟敬國初為協律

即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曰

吾指一處往馬慎勿多取過分許之迺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

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恣取以

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

此必人盜令所在執其人部之詞及謙因并逮謙將至城門

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抹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

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潛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嘗嘗

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以瓶中如響

應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

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丹為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

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

云死後其魂徑薄姬廟中為侍婢得袁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

其年時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官因啓茲事

另集資治通紀言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

遂取衣之鄭氏徵吾錄及故所居名紅羅障及高氏鴻猷錄亦

因之實錄載瑞兆多矣獨不載此恐亦傳聞之誤

海鹽王文祿有名世學尤怪誕不經聊錄其最無謂者其一

劉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為僧所焚其人

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答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
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為謀臣之冠按此乃宋人
真德秀故事有傳之者人尚以為誕妄與誠意無與

莘野慕聞蘇陳僖敏公鑑韓都御史雍並為郡庠弟子員時會
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云
適見城隍云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
之後果相繼第進士為顯官皆以勲名終按此事吳中小說累載之謂是陳太保鑑與俞太保

丹鉛餘錄戚公餘姚人字文湍以編修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
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
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

推窓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
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
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
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公卒後丘文莊
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
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
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可存亟遷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
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
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以文祭之幽怪錄顧總為縣吏數被讒因

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召僕二人乃在
案徐幹君是劉禎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摠省覽了然明始
乃携窠見縣主宰曰不可使公幹為小吏
以資禮待之時謂死劉植猶庇生顧揔

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甚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

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

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君

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言文

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集胡嘗輯百家異苑自東方朔作神

有述異記魏異錄廣異記旌異記右異傳近異錄獨異志纂異

記靈異記乘異記祥異記續異記集異記博異志括異志紀異

記祖異記采異記庶異記賢異記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

異誠近六十家而李翹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不與焉

耳譚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

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遣木毬使者丐乞於諸壇那

所得使者大如斗圍如毬繪以五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

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貴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便

若爭為輸金即 禁禦清嚴之地皆入焉喜捨尤多游宦紀聞

與將經諸山相甲乙寺有木毬相傳為受真覺禪師役使呼僕

劉進士庭蘭闔人住京邸子十餘歲忽頰敏特發異之而蒼頭

適平子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汝送我歸

矣蒼頭愕然不顧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事倘再見可

拉之來也數日至其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得將之歸及

門而家兒狂噪入厠不見洗浴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

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為鬼役而家兒鬼也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

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

五通

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
靈變即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忽在市遇其父曰
公非某乎我某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邏者
以聞於東廠大瑞弁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啓之寺僧不可曰中
有定僧閉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貌
酷類已既而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
人精神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吾之前身也
若冷齋夜話載王方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孫公談圃載馮京是
五臺僧癸辛雜志載真西山為草菴和尚捫虱新話載蘇東坡
為五戒禪師興化郡丞朱海求子仙示以科舉案牘一姓字
後生男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遂卒

國朝徐州有王忠政者死十二日復甦家人問之曰我非死初
見一人引臂相招謂天公召汝行兩指顧間忽見左落千隊右
落千隊五色甲馬各一般小頃瓶中貯人間水一般如馬牙硝
謂之乾雨兩隊在前風車在後行雨已畢始得還

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
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
所見者問其名曰我會稽張洽也遂大喜以為必同捷矣後果
同登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故其為語竟同焉興化縣舉子應戊子試日午齋睡不醒卒呼
之起如廁有一士在馬問曰文成否曰未也
曰吾文皆成在王諱紙上而疾作罷騰矣今以贈君倘中可致
百金吾家僕名其籍應天府學第家在僻鄉城中有柴牙人某
為我任可先訪之問訊也揭曉果中急貨百金尋其任因借至
其家任已大駭曰上科家叔病痢卒場中矣舉子亦大駭始知

其為鬼也

福清茂林韓生慶雲授徒於藍田石湖嶺見遺骸葬之是夜啓戶見端麗女子曰妾王玉英也家世湘潭宋德祐間父為閩守將兵禦胡元戰死妾不肯辱虜與其家死於嶺下理有冥合亡何子生受孕以七月七日慶雲母亦微知其事急欲見孫因抱歸女戒曰兒受陽氣尚淺未可令人遽見忽母來登樓女已抱子從窓牖逸去噉兒果棄在地始猶謂是蓮子察之乃蜂房也抱兒歸湘潭乃故棄之河旁書衣帶間十八年後當來歸湘潭有黃公者富而無子拾之名曰鶴齡旋生二子皆授室獨鶴齡泥衣帶中語未決然已捐金四十委禽於其里易氏先是女郎歸楚嘗以二竹筴與生令擊筴則女即至凡有疾痛禍患得女

一語即獲庇祐後來漸疎相期惟一歲一來必以七月七夕久之女謂生兒已符衣帶之期可不來視之乎生遂抵湘潭偽作星家謁黃公問兒所在曰應試長沙去也就視一見兩皆感動生自忖貧不能償聘金又婚未易訖以咨女亦莫為計遂棄之歸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吳楚莫能究其甲子實曆中有崑山尉楊氏子同三四輩泛舟遊虎丘寺楊生云人鬼殊途任曰鬼甚多人不識身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行於崖其擁者乃嬰兒魂也即厲聲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疾回步無見矣及還去即數里有女巫醮神問之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抱出則與鬼所擁者

無異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兩夜光燄鑑人毫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 駕幸香山寺權璫璫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璫蓄逆謀以為已祥

八集卷十二
贈祝曰我成大事封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咤
意聲越數尺飛濺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大
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觸
邪猶是生類玉燈臺能然則尤異矣

三輔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太學經紀其
喪而扶送之歸及抵家孝廉婦迎泣致謝言在京在途篤情如
此李詫曰嫂何以知之曰夫已先計歸家語妾矣後數年李忽
夢孝廉謂曰上帝以我數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
接武秀才家爲子其地去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
爲某邑丞可携喜姐過高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姐許
聘李子李因謁選果授某邑丞携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來童

覓村中林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來童來童我是汝故主
人張越吾李親家來乎喜姐來乎曰偕在此遂延至家勞問如
平生州曹公對郡侯羅公道之檄召之來是日方講業學宮而
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禮儀皆如孝廉問其科名及同榜皆臚
列甚悉問文記否曰墨卷七作尚能成誦餘亦不記

易惟效曩日郎署晤楊嘯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爲白蟻所食其
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群然笑之越三
年出守衡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庫吏失三千兩亦於
庫窖內掘死白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千五百兩

續耳談大西洋國有異人二一姓利名瑪實一姓郭名天祐俱
突須深目朱顏紫髯從渠國中泛海八年始至東粵居粵十年

置產築居約數千金復棄之擔簦至金陵金陵水部一官署多厲鬼入者輒死二人稅居之無恙也自稱西洋無常主惟生而好善不茹葷不近女色者即名天主舉國奉之為王其俗重友誼不為私蓄一入中國日夜觀經史因著重友論時人十書多格言所挾異寶不可縷數其最奇者有一天主圖四面觀之其目無不直射者又有自鳴鐘按時即有聲漏刻毫不爽有玻璃石一照目前即枯木頽垣皆現五色光一鐵絃琴其狀方不叩自鳴聲踰絲竹即考之博古圖並無此製又方金一塊長尺許起之則層層可披閱乃天主經也其囊若無長物偶需數百金頃刻可辨居數年人莫識其淺深

江南魯思邨去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披髮徒跣抱一

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邨問其故云君女前身為建昌縣錄事

事妻錄事娶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偶夫出君女殺我并此子

投之井中將石填之詐其夫云我帶兒逃去今雖後身亦當

命女遂卒雜俎太和二年嘗州虞侯景乙妻久病已死因

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行器將擊之遺

又謂乙口可辨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為人後妻

節其子乳致死因為所訟真斷還其半身向而無君則死矣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也蔣山也高皇陵寢在焉葬之時

掘土數尺見一玉龜頭頸數寸口目足尾儼然皆真今藏大廟

久晴而腹下有水則雨久雨而腹下燥則晴其異如此

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極力為治

而得不死旬餘而化為女事聞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

奉旨配為夫婦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魂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即查之素也凡事巨細一一俱豫言之某當行某當止檢點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貸殖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遊賞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為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不為異也如是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

二酉綴遺鬼詩極有佳者四言如玉盃金缸原陪君玉郎鄆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縞續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笑苦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

五言如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
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
五言絕如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總龜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
滿眼梨花吐杜鵑

